



一朵紅山茶

這座城市，每到3月，總有那麼一兩次倒春寒。氣溫驟降，行人個個裹緊衣領，生怕那寒氣挾着些濕冷的細雨灌入衣服裏。

中學母校在西半山，我在那度過了6個春天。學校外面的般咸道有幾棵碩大的木棉樹，常常在2月下旬的時候，就綻放火紅火紅的花朵，那積蓄了一冬的力量，在這一刻蓬勃着別樣的青春。而倒春寒來時，那花朵似乎更紅了，倘若無風，半天時間就是落紅滿地，在濕漉漉的地面上沉沉睡去。年少的我，便有了這樣一個印象：每年3月，只有木棉花開過了、凍謝了，春天才算真正地到來了。

這個3月剛一開始，倒春寒就毫不留情地來了。正值周末，我信步去般咸道走一走。卻不成想那幾棵木棉樹不知何時已經病枯了，乾乾的、懨懨的，我心裏陡然地空落了。定定地立了一陣，悵然若失地往回走。忽然看見有一個穿着校服的男學生，行在我前面的不遠處，他的背囊裏，斜斜地插着一朵紅色的山茶。他走了一段路，又把花從背囊裏取出來握在手中——顯然是擔心弄損了。當他把花朵細長的深綠色的柄緊緊地攥着，臉上露出了一抹幸福的笑容。

這是在這個倒春寒裏見到的最美的風景了。這枝紅山茶，不像是花店的賣品，大概是他行山時隨手採摘的傑作。他是要送給他的女朋友吧，那該是一個多麼幸福的女孩，擁有如花一樣甜蜜的爱情；或者他要送給母親，那花瓣中定是滿載着親情的感念……我忽然明白，不論是木棉還是這山茶花，倘若我們種在心中，定然不再懼怕倒春寒。真正的春天，不是靠等待來臨的。



相聚聯誼 美好記憶

機器人對人類女子說：「我們的心是冰冷空白的，沒有人生美好的回憶，這是跟人類最大的不同處。」記得有一部科幻故事中，其中有這樣的對話片段。是的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的經歷、人與人的相遇相知，許多回憶都彌足珍貴；特別在一些節日、紀念日，人們為何要珍而重之並添上隆重儀式感，那都是在製造美好的回憶呢！

在今年人日，我姐的老友及舊同事，就合力為大家曬稱公仔的龔校長，籌辦了一個特殊的生日宴，我也樂在其中。

龔校長人已退休多年，但因他的人緣和凝聚力，曾跟隨過他的同事，還有同事的親友，就形成一個很溫馨的群組，適逢今年是他的80大壽，大家一呼眾應，舉行了這個「甲辰好友春聚暨校長80壽辰」。

校長在分享發言時說，簡單是幸福，平凡是快樂；本來以為有個簡單平凡的聚會，已感到很开心，想不到還有這麼多驚喜，此次確是殊不簡單的壽宴。相信參加者都深有同感。

「龔校長曾宣示退休三寶，『老伴、老本、

老友』，我一直遵從！今次老朋友大聚會，看到大家龍精虎猛，健康愉悅，真的開心和珍惜！」

聽大家分享感受就知道，大家合力製造了許多快樂回憶。人日一年就一次，我們日後每年人日，會記起此聚會的點滴吧！除了例牌的切蛋糕、唱生日歌等環節外，最特別的是送給壽星的禮物——4圍枱46人集體製作的紀念冊《我認識的公仔》，眾同事老友寫下各自如何與校長結緣相識，對校長的觀感及敬佩之情，以及祝福校長伉儷的美好言辭等，陳詞懇切，真情流露，這真是大家用心之力作，校長當時開心接過，並笑言必定好好閱讀。他並祝願大家「好年好景好人情，順風順水順人生。」

我覺得公仔人生，可謂多姿多彩夠美好。其實，龔校長這壽星能有好人緣，確非浪得虛名，他一早為大家準備了一份回敬心意的禮物，以答謝各人為他合辦壽宴哩，回禮是一把特製的雨傘，加上題詞「落雨擔遮，感恩有你，一路相伴」，真實用又意思啊。

感謝好友淑芬老師的統籌，我們都享受了一個歡樂濃情的壽宴，老友們留下美好溫馨的相聚回憶，感到心靈滿載幸福而難忘！



自製紀念冊 作者供圖



頂級軍師潘崇

潘氏名人見諸史冊，最先是春秋時代楚國幾位潘氏大夫。一般認為是楚國北上滅了潘國，然後仍然重用原潘國的貴族。潘國始封於河南滎陽，但是楚國的勢力應該從未到此。有說潘國後來南遷到今天河南省南部信陽市一帶，這樣當年楚國就有吞併潘國的條件了。

第一位出場的是潘崇，他活躍於楚成王（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在位）後期、楚穆王（前625年至前614年）和楚莊王（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）前期。潘崇是個很厲害的謀略家，他是楚成王太子商臣（後來的楚穆王）的老師。商臣聽聞父親要廢黜自己而立王子職為太子，便問潘崇怎樣可以確知父親真有此意。潘崇教他宴請江半，卻刻意對她無禮。這個「半」字，我們今天除了讀楚國歷史之外，很少有機會遇上。「半」粵音讀如「咩」（mei1，羊叫聲）或「美」（mei5）。古人「姓」（起於母系）和「氏」（起於父系）有別，現代人則合二為一，都從父系。楚國國君半姓、熊氏；我們潘家在古代是姬姓、潘氏。江半的身份有兩說，一說是楚成王的寵姬，一說是其妹妹，總之就是楚成王親生的女子。

商臣對老師言聽計從，在飯局中故意對江半（庶母或姑姑）無禮。江半果然大怒，便罵商臣為「役夫」，還說怪不得你父要殺你另立職繼位了。「役夫」翻成現代語言，大概是「賤人」或「賤種」之類了。看來潘崇早已算準了成王寵信江半而讓她預知軍國機密，而江半卻是性情浮躁、不能守秘的愚蠢婦人。

然後潘崇老師以3個簡單問題，就促成（或誘導）學生商臣作反了。潘崇問：「你能事奉職為新國君嗎？……你能流亡國外避禍嗎？」商臣對兩問都答：「不能！」潘崇老師再問：「能幹一番大事嗎？」商臣道：「能！」於是商臣便與潘崇率兵入宮，抓住了老爹。成王死到臨頭，希望能最後一回吃仍在烹煮的熊掌，商臣已徹底撕破了臉，還有可能「盡孝」嗎？便一不做、二不休，說「熊掌難熟」而峻拒老爹的死前請求。成王只好乖乖地去自縊。看來潘崇對楚國時局瞭如指掌，一步一步輔助商臣奪權，是頂級的軍師參謀，算是如《三國演義》描寫的諸葛亮那一類人物吧。

春秋是個動盪而道德敗壞的大時代，潘崇置身其中，當然不可能如後世良師那樣教誨楚穆王行善。楚成王自己弑兄得位，到頭來兒子弑己奪位，一報還一報。



朱華

童年的夢

童年，是做夢的年紀。我也不例外，時常做「春秋大夢」。有時候，夜裏做，睡着了做；有時候，卻是在大白天、陽光下做夢。

大約八九歲吧，那時候我還居於上海。有一天，感覺喉嚨不舒服，我媽給我吃了一顆甘草橄欖。甜甜鹹鹹的那種。吐出核時，看着它青光光的樣子，我想起了課本中剛學來的知識——種子。這一想，頓時心花怒放：種子不是可以種的嗎？種子會長成一棵參天大樹的呀！

我把橄欖核小心翼翼地包起來，笑得合不攞嘴。

我家的陽台太小，只能放些花盆，種我媽那些小花小草，哪裏能種我的大樹呢？那可是要參天的，是呀？想來想去，想起我家附近的外灘。那裏，遍地的花，滿目的樹，底下全是泥土。那才是我這種子該去的地方。

我激動地行動起來：拿上我媽的小噴壺、小鏟子、小鐵鍬等——雖然我鄙夷它們的渺小，但我沒有其它辦法。零錢不夠。又拿上可能有用的閘尺、粉筆，歡天喜地往外灘去了。

外灘街心公園裏，大樹小樹，枝繁葉茂。我在樹叢中兜來兜去，尋覓一個較大的空間，生怕我的參天大樹日後竄出來後不夠位置。我也摒棄了離小路、小徑近的地方，生怕路人來來去去，不小心踩到我冒出來的樹苗……找了好一會，我卻發現，人家的綠化地帶是等距離種植的，並沒

有給我的事業留出位置。兜了一圈又一圈，最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設法見縫插針。

於是，我用兩腳在地上走一字線，腳尖抵住腳跟，數着腳步（這是我平時玩跳房子，在地上畫等距離房子用的很好的尺子）。我在這樹和那樹之間忙碌，腳步數來數去，終於還是找出了一個間距略大的空間。

確定了位置後，我用我媽的花盆小鐵鍬，用力在泥地上挖坑。想到這將是棵參天大樹，我盡量把坑挖得深些。然後，鄭重地放下那顆我吐出後又緊張地包起來的橄欖核。再然後，又用我媽的小鏟子把土精細地填入坑裏——書上說，既不能把土填得太實，壓死了種子；也不能填得太鬆，裹不住種子。我一一謹守。再再然後，又用我媽的小噴壺去最近的公廁接了壺水，為我的橄欖樹澆了第一次水。至此，我把我在課本上學來的知識基本用上了。只差一點——我沒有施肥。因為這件事做起來有一定難度，我只好省卻了。還安慰自己說，最多我的樹長得瘦一點。

離開的時候，我數了數我未來的大樹種在了第幾個綠化帶，以及第幾棵樹旁。並去找來幾支樹枝，折彎成我自己記得住的模樣，插在我的「事業」邊上。做好標記，這才心滿意足地回家了。我沒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，心裏蕩漾着一種神秘的興奮。我盤算着，等到大樹長出來後再讓別

人知道，那麼同學老師家人都會嚇一跳。那才有趣，是吧？

自此，我每天放學回家後，就拿了我的「農具」去了外灘，給我未來的大樹鬆土，澆水。

但是，一個星期過去了，兩個星期過去了，我的大樹沒有任何動靜。這讓我有點困惑：我都照着課本上做的，為什麼不出芽呢？想來想去，不能理解。再之後，醒悟了：原來施肥是省卻不了的。自小我就是個極敏感、極易噁心的人，糞便肥料我是絕不敢碰的；書上寫的化肥又不懂往哪裏去弄。這件事太難解決了。只好又耐心地等了兩個星期、又兩個星期，橄欖核只是在土裏沉默着，不肯冒頭，任由我巴巴地望着那小小的一撥土發愁。

我終於擔心它因為營養不良，要死在我挖的坑裏了。

黔驢技窮，只好請教我的爸爸。我爸爸在我腦子裏是能夠解決任何問題的。誰知道，我只說了幾句，他就「啾咪」笑了，並且笑得收不住聲的樣子。邊笑邊說：「你啊你啊，那怎麼可能呢？橄欖核是死的呀，是睡過了的呀……而且……而且……」他說了很多「而且」，我這才知道事情全搞錯了。種植，不僅種子的質量是保證，還關乎下種的季節、土壤、氣候等等。

原來我一開始就在做一件錯誤的事情。也明白了：凡事開頭錯了，後面的程序即便全對，也不會有結果。



余似心

裝修師傅應領牌

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在過去7年接獲逾1,200宗涉及裝修的投訴，合共資金多達約2.8億港元，問題較多是關於服務質素和工程延遲。投訴的個案約佔總裝修的五分之一，當中還未包括不滿意但沒去投訴的。

以數字來看，香港的裝修行業實在存在不少問題，無論政府和業界都是時候好好地監管和制定有效的政策，以保障消費者和行內循規蹈矩的裝修公司。

我最近聯絡一位曾替我裝修的老師傅兼老闆，我道出屋內的裝修後遺症後，他回應：「唉，對不起，我已退休並搬回內地居住，這行業實在有許多根深蒂固的問題，我也是因為氣餒而提早退休的。」

香港人口密集，舊樓宇亦多，需要裝修的家居不少，但相對來說裝修公司的數量並不多，我曾在不同時期要求樓下的裝修公司做工程，但先後三

四次都回覆說：「工程太多，師傅不夠，接不了。」人手不夠是該行業的其中一個問題，有些沒良心的公司，為了做生意，隨便找來沒經驗的人做事，成效當然是另一回事。

這令我想起許多北美和西歐國家，裝修師傅無論是電工、水管、批盪等等，都一律要上堂，獲得相關的牌照才可以工作。在香港相對就太寬鬆了，我們去找裝修公司，公司是有商業牌照的，但就不知道他們派些什麼人來工作。這點我們不妨參考這些國家，規定某些工序的人員必須上課，並領有牌照，才可以從事該類工作。而裝修公司也必須擁有一定人數比例的有牌師傅才可以經營，有關合約也要求有牌師傅審批和簽名，對相關工程，該公司和有牌師傅要負責任。



裝修工程怕爛尾及花了金錢換來一肚氣 作者供圖

我們連保安人員也要求上課領牌，室內裝修涉及安全、時間和龐大金錢，加上投訴比例嚴重，是時候去監管了。



劉征

空盤子

今天看到美國心理學家 James J. Gibson 對於視覺感知的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，他說在概念上我們都知道盤子是圓的，可現實當中很少看到圓盤子。要證明盤子是圓的，必須站起來，從上面去看。而正常情況下，我們不會居高臨下地去看這個盤子。因而，盤子在我們眼裏要麼是橢圓形，這是一個坐在桌前向斜下角看的視角。甚至如果你實在無聊，讓自己很難受地半蹲着，把眼睛和盤子放在同一個高度，你甚至只能看到一條線。

因而，並不存在一個視覺上的標準。一切都有賴於它在何時何地出現，凝視者需要借助它表達什麼樣的內容。是菜？盤子？還是菜與周遭的環境？我們經常看到的一類關於盤子和菜的照片，是在一間很華麗的餐廳，這個盤子被放在空曠的大理石背景當中，以表示一種品位，這種品位將金錢、消費與美好生活畫上等號。任何不同的組合都會產生新的意義。

倘若僅僅關注盤子本身，關注的則是盤子的工藝。這樣一個角度是不夠的。因為單一角度無法窮盡一個盤子的所有面向。

要品評一個盤子，就要使盤子進入一種神話學的範疇。看它的目的不是為了看，而是為了觀賞，要在精湛的技藝當中發現一種美。這就要求一個盤子從各個角度都無懈可擊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關於盤子的凝視來自於一種整體審視，就好像我們為了證明一種抽象的概念總是不厭其煩地舉出很多例子，以驗證它的有用性。有用性愈多，愈說明它具有真理價值。換句話說，抽象概念總是需要被物質對象全面地驗證之後，才能完成對這個抽象概念的神話。在盤子這一案例當中，要完成的神話就是對於「技藝」的膜拜。因而，Gibson 就將凝視分為概念性的和動態性的。

空盤子代表一種概念性。對它的凝視是為了表達一種完美的技藝。這倒讓我想起我曾看過的那些表演。有一段時間，我熱衷於各種藝術，每周都要聽兩場音樂會，一個月總有幾天在劇院看舞劇。一個有意思的體驗是，我會被聽到的所有音樂會感動，儘管程度不同。但是，相對於音樂會，那些被我看過舞劇卻經常令人失望。

每逢我看過的舞劇不盡如人意的時候，

當我行走於午夜巴黎光滑的石板路上，我就不由得慨嘆人類所能創造的最完美的藝術竟然如此之少。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個誤解。並不是人類創造的好東西太少了，而是舞劇這種形式對於人的身體要求太高了。一旦涉及到身體物質性的討論，人就很難感受到淋漓盡致。這或許就是大眾很喜歡觀看體育比賽的原因。體育比賽儘管也需要技巧，但是我們除了讚嘆運動員的高超技巧之外，更多的是被運動員的爆發力的延續性所折服。正是這種爆發力的延續讓體育獲得了有別於舞劇的大眾吸引力。因為爆發力不是技術性的，而是可見和可理解的。

倘若人類沒有受限於體力，那傑作總是層出不窮。比如電影、音樂、文學，儘管好東西也不多，但並不像舞劇那麼少。每次碰到，你都會因看到一件作品蘊含著的人類智慧感到高興。所以我先前發出的「人類的創造物優秀的太少了！」的慨嘆顯然沒有意識到這是物質性的阻力帶來的。

所以，凝視一個空盤子挺有意思，至少不會比面對一桌菜更無趣。

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躺不贏

上期小狸聊了「賈玲減重100斤」造成的全民現象級狂歡，以及肯定了賈玲在增肌減脂方面的努力和毅力。但另一方面，小狸也深深知道，不管看過多少個賈玲，也一定會有一些人，始終是懶得付出卻又想像收穫成果的——俗稱「躺贏」。就比如，已經有不同媒體採訪了當地拳館，本以為「百斤熱」應該催生「打拳熱」，卻沒想到不少拳館都表示「諮詢的人是挺多，但最後真正來打的沒幾個」，無他，嫌貴怕累。另一方面，賈玲雖沒帶火拳館，卻帶火了減肥藥概念股，而這兩年減肥藥界的「傳奇藥王」司美格魯肽更成為這波熱潮下的焦點。

司美格魯肽，原本是治療「2型糖尿病」的藥物，但由於其同時可以產生顯著的減重效果且副作用相對較小，而深受減肥人士追捧。尤其是馬斯克、卡戴珊等一眾名人接連站台後，司美格魯肽更被稱為「神藥」。

和美國同時擁有「2型糖尿病」及「肥胖症」兩種適應症資質不同，司美格魯肽在中國只允許被用作糖尿病處方藥，並且進入醫保。但這絲毫也沒阻擋減肥者通過各種渠道拿到藥品，包括電商、美容院、代購、冒名代開等等。而這些想要靠司美格魯肽減肥的人中，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達到用藥門檻的肥胖症患者，也即美國藥監局要求的BMI大於等於27。更常見的情況下，用藥者的BMI甚至都不到20。

稍微查閱一下資料就會知道，司美格魯肽雖然副作用相對小但也仍是一定風險的。BMI十幾的瘦子們甘願冒無謂

的風險也要「拍照更好看一些」，背後的推力正是「白瘦幼」主流審美文化下「瘦無止境」的魔咒。這也讓小狸重新想起賈玲這部電影，它被吐槽者一直和原版比較。原版小狸也看了，很喜歡，因為女主角最後沒有變瘦、沒有變美，更沒有贏，只是變強了。她還是個Loser，還是代表著一個階層。而賈玲的電影，一模一樣的故事，女主雖沒有贏，卻變成了人生的Winner，她已經跳出了她的圈層，變成一個又瘦又美的勝利個體。電影外的賈玲也是一樣，想激勵大家的初衷值得肯定，但卻也不可否認，「100斤營銷」的另一個成果，就是給社會帶來更深的容貌焦慮和以瘦為美的固化標準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件事必須要提，胖子瘦子一窩蜂濫用神藥的後果是，那些真正需要使用司美格魯肽的糖尿病患者正遭遇藥荒。醫院不停缺貨、斷貨，很多患者只好放棄醫保去市場上高價買黃牛藥，但品質和貨源穩定性都無法保障。有糖尿病患者在社交媒體發文懇求「減肥的請給我們留一些」，看了讓人唏噓。

想靠神藥減肥的，無非都是想「躺贏」。但神藥減肥的原理是抑制食慾，底層邏輯和節食無異。先不說單靠節食瘦下來的形體好不好看，只說無論是靠什麼方法瘦下來的，想維持都要堅持。換句話說，靠吃藥瘦的，想不反彈就要一直吃，靠吃藥瘦不反彈，那不就還得「邁開腿管住嘴」嗎？說到那，減肥可能是最不可能「躺贏」的一件事，要麼開始靠自己，要麼後來靠自己，反正早晚總得靠自己。